

读书

阅读的“陪伴”

刘恩波

阅读构成了生活的一抹底色和亮色。它是通往岁月深处有灯光的窗口。那些优质的文字、画面、影像,是对我们心灵的陪伴。有了这些陪伴,我们的日子就变得充实、丰富、滋润、饱满起来。

有一天,有人问法国大诗人圣-琼·佩斯,“你为什么写作?”这位大师这样回答,“为了更好地、更久远地生活!”其实,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另一种存在状态和方式,阅读大概也具有这样的效用和功能。作家三毛就说,“看书,这让我多活几度生命。”也就是说,阅读等于打开了人生的另一个“场”,这是拥有无限潜能和力量的多维度灵性存在。

书里的故事,书里的见闻,书里的叹息和哲理,书里的风情和人物,如果最大限度地调动了阅读者的热情参与、生命印证和阅历经验的话,那么这种阅读就是高级的精神陪伴。

童年时我们有伴枕书,央求着父母给自己阅读,或者自己拿着掉了页码的新华字典,查找着陌生字的读音和意义,半生不熟地走进了“三国”“水浒”的传奇世界。儿时的孩子,多半会背诵几首唐诗宋词,在朗朗的诵读中,中国古典诗词的风情和韵律,就像载着我们生命的航船驶进了艺术的港湾。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王安石的矫健、苏东坡的潇洒、柳永的缠绵……一字一句,一顿一挫,一腔一调地洗礼冲刷着每个少年学子澎湃而痴迷的心田。

书就像大海,浩瀚无边,跟你有缘的总归是少数,让人徘徊流连,心心相印。

高中时我们或许会读《一千零一夜》《小王子》,会读三毛、琼瑶、金庸、古龙……

到了大学,就会走进《渴望生活》《瓦尔登湖》和《围城》《美的历程》等的修习和研读之中。每一次浏览,或许都是生命的寻找和出发、感觉和领悟、磨砺与升华。

谈恋爱的时节,也许喜欢给她或者给他,读一段鲁迅给许广平的信,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或是朱生豪给宋清如的信,当然还有别人的情书、情诗,那种感觉就像是延伸了心灵的参与和陪伴。文学可以供奉,文字能够提神,书写表达了现代忙碌生活中少了的格调和情趣。记得我的朋友晓峰当年特别想用书法的形式给许许多多的文学同行留一点儿生命的印记,那就是用信函的传递,来打发和祭奠时光。后来,晓峰带着他的愿望跟我们不辞而别,想来这里有一份特别的伤感和哀痛所在。

读书,读信,读心,读人,读世界……以此来陪伴着自己,陪伴着亲人和朋友,陪伴着光阴岁月,该是多好的一种方式,多美妙的一种深沉的情感依托?

《寄在信封里的灵魂》,如今就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及至年长,犹忆当年,想念着青春的光景,凋落的梦与诗。那是朱生豪年轻时陪伴宋清如的心灵对话,思想交接、情感碰撞。每每闲暇时,我就翻上一小段宛如小夜曲一般的款款妙语和情话,感受领会着这位卓越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大师从前的灵性剖白。“玻璃窗上有很美的冰花,今天我正式穿皮袍子,去年新做的,一直搁在箱子里不穿。”“别说冬天容易过,渴望着信来的时候,每一分钟是一个世纪,每一点钟是一个无穷。”“有时我也还想着在秋山踽踽独步的快乐”……读着朱生豪恳切甚至顽皮的话语,我们会感觉到自己又重返校园生活,重拾青春旧梦了。

汪曾祺写过这样的诗,“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

阅读的陪伴,会增加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我的重新定位,重新把握和重新勾描。

许多从前翻过的书,眼下再看就获得了陌生化的效果或者恍然大悟的生命感觉。

譬如看《红楼梦》,少小时看宝玉、黛玉的爱情故事,中年时看四大家族的兴衰史,年龄再长,就悟出了更多的禅意。譬如看《西游记》,少小时翻阅的是孙悟空天马行空的顽劣根性,及至年长,看得更多的是唐僧取经路上的艰辛,到了老年再看,恐怕就是“各安所是,物物皆非”人生妙谛的弦外之音了。

故而,阅读的陪伴,与时间相往还,跟年龄相交替,和心境相关联。人的生长、成熟、历练、打磨、塑造……都会增加或者减少一本书的分量和重量、内核与内涵。

《易经》讲生生不息,也讲变幻,这是万物百态归根到底无穷演进的造化规则。读书其实也是一样的。清人张潮在传世之书《幽梦影》中留下过这样的印证,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

真是每一段人生每一时的心境,人对于书的赏析、解读、领会都会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这是人性的通透所致,也是岁月的洗礼引发出来的。

在大学时看《包法利夫人》,看《安娜·卡列尼娜》,你会轻视女人的情感欲求,以为她们的所为,只是情感立场和历程的转变,甚至是道德上的不守规矩,而到了不惑或者知天命之年,你就觉得那种爱的背叛是寻找生命的突围,渴望灵性的飞升,是飞蛾扑火式的自救和解脱。这样再来读福楼拜、托尔斯泰,你就会为包法利夫人和安娜一洒倾心之泪。

如此说来,阅读的“陪伴”一旦发动,形成生命的翕冀、等候和守望,那么这种情结几乎就是一辈子的事了。我们走进每一部经典,就等于重活了书中人物的一次陌生而崭新的生命历程。这是阅读的满足,也是阅读的骄傲——就如同伟大的博尔赫斯在自己诗里的表述,在某个特殊的时刻,“我就是瓦尔特·惠特曼!”

是的,作为读者的幸福,可能跟身份、情感、命运、心境的这种巨大反差的转换脱不了干系。谁让你成为幸福的阅读者呢!

微小说

榜样

段锡民

难得四口人同一天放假,女儿吵着要“出去散散心”,凌雨奇稍加思索就同意了。他们每年都要自驾游两三次。本次景点选在京北那个热门景区,用凌雨奇的话说,那里冬看雪景夏观花,自然风光优美,创造了戈壁变绿洲、沙漠变林海的奇迹,人文景观更值得体验。当然还有一点,路程只有200公里,起早贪晚,当天打个来回。

一路顺风,第二天上午9点,他们就已在停车场泊好车,随着游人向景区深处出发了。

名不虚传。鲜花绿草,远处葱葱郁郁,近处嘉树亭亭,不但让初访的妻子儿女惊喜欢呼,就连故地重游的凌雨奇也赞叹:更美了!

别只顾玩了,考考你俩,这儿能发生巨变,靠的啥?凌雨奇盯着眼前蹦蹦跳跳的一双儿女,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问题。毕竟当过教师,他懂得循循善诱。

艰苦创业,绿色发展嘛,网上说的,我早预习了。读初中的女儿得意地回答。

位置重要,国家投入大。读高中的儿子想到的是另一面。凌雨奇点头:你俩说得都对,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故意顿一顿:科学!当然,这才是他要说的重点。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嘛,他目光炯炯,胳膊用力一挥,似把远近的林海都圈过来:从光秃秃的沙地起步,测土改壤、树种选择、栽植技术、病虫害防治,哪一样能离得开科技工作者?对不对?当然,培育森林,创造了奇迹,他们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同学高泉,毕业就到这儿来了,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承担了多个科研项目;如今他已是场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呀,老爸在这儿有同学?女儿惊喜地打断他。

对呀,我联系一下,如果



插画 胡文光

有空,让你们见见……

他会请我们撮一顿吧,我想吃手把肉,儿子高兴地说。

小鸡炖草原白蘑,女儿兴奋地蹦起来!

光知道吃!让你们见他,是感受名人风采,以他为榜样,好好读书,将来成为社会栋梁之材;知道吗?你们这高叔从小就志向远大,学习刻苦,从穿山沟考入了大学,在大学时门门功课优秀,寒暑假不回家,到林区考察,真是吃得苦中苦,才……

又来了,女儿嘟囔一句,扬起眉毛:爸,都是同学……你为啥只窝在县城当职员啊?

别用这口气跟你爸说话,媳妇见凌雨奇语塞,忙说:环境不同,你爸无用武之地嘛。

就知道顶嘴!凌雨奇缓口气,有些气恼地茫然四顾。可他马上找到了新的话题:看到前面那人没,你们?就那人……少壮不努力,将来就像他一样。

儿子女儿抬眼望去,前方有个水泡子,水畔有棵小树叶子发黄,与周围翠绿的树林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男人正撅着屁股挥铁锹在树根处挖土,还伸手捧起泥土看。靛青色的工装脱下系在腰间,白衬衣上半截被汗水浸湿了,裤子、鞋上粘了好多泥。

儿子皱了皱眉没吭声,女儿则争辩:不就挖土嘛,职业无高低,行行出状元,干啥都一样作贡献嘛。

能一样吗?同是栽树,有人想的是栽树,有人想的是森林,科学家想的是地区生态,一样吗?凌雨奇的声

调明显高了:科学家坐实验室里创造的价值要比简单体力工作大得多……你啊你,胸无大志,早晚……呃,他猛地住口,滔滔话语像遇到高坝突然被截断,眼神也有点儿发直。

原来,前面猫腰挖坑的人直起身来擦汗了。那人,那背影,咋有点儿眼熟?

妻子惊愕地回头,见他脸色潮红,眼神游移慌乱,忙问:怎么了,你?

哇!好多花呀!真漂亮!女儿没注意到父亲的“停播”,也没看到他的脸色,她的目光被路旁不远处一大片盛开的黄灿灿的花朵吸引了,一声欢呼,撒腿冲了过去,儿子也“哇”地一声跟着跑过去了。

你也去吧,凌雨奇尴尬地说:我肚子有点儿……呃,找地方,方便一下。妻子将信将疑地看他一眼,转身去追儿子女儿了。

凌雨奇后退了一段路程,又向右边树林里兜了一个大圈子,插到了妻子儿女的前方,等他们。他要躲开那熟悉的背影,更不想让儿女见到。

妻子儿女“叽叽喳喳”说笑着走过来了,女儿手里攥着一朵花,妻子的鬓间也被闺女插上了一朵。爸,好看吗?女儿把花举过头顶,笑嘻嘻地问。

金莲花,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花卉,可做装饰用花,也具药用功能,可清热解暑。凌雨奇挤出一丝笑容说,语调有些干涩。

爸,你好棒哦,跟我在手机上搜的差不多呢。

妻子狐疑的目光在他脸上扫了一圈,没发现异样,于是淡淡地说:走吧。

该带我们去见高叔,不,“高榜样”了吧?女儿歪着头问。啊!手把肉哦!儿子双手举过头高声叫。

不去了,凌雨奇很快地说:刚才我打手机了,你高叔很忙,不在家,今天不能接待咱们了。



插画 董昌秋

寻找五瓣丁香

(外一首)

王妍丁

每一次都像和你初相遇
带着孩子般的天真
寻找枝头深处的五瓣丁香

对“找到五瓣丁香就找到幸福”的传说,乐此不疲
每年都盼着了香花海
直至听到那个,凄美的故事

寻找,成为一种叹息
尽管,人到中年
看见了丁香,还是忍不住停下,仰望
此时,所有的寻找都已无关幸福

瘦竹

没有风花雪月,没有万里江山也没有梅、兰和菊,朝这扁眺望,这一枝瘦竹,是无心走失的孤儿,似一个人的命运被命运改变

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中,默默拥清水半盏,檀香一寸偶有茶客,在跳荡的烛光里虔诚诵读,心无挂碍

竹本无心,便也无所挂碍甚至连季节的轮转,也成了无挂碍四季青翠,它只默默拔节无论贫富还是富有,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都无关紧要守住这一段一段的气节便是一生圆满

烟雨鹳雀楼

葫芦丝

从壶口瀑布出发,天便阴沉沉的,下午到达永济时,已下起了霏霏细雨。黄河一路逶迤浩荡,自北而下,将晋、陕分列两旁,在永济与芮城的交界处,突然转头向东,又将晋、豫分割开来,而永济恰恰地处晋、陕、豫交汇的黄河金三角核心地带。永济历史悠久,这里是舜的家乡,史称“舜都”,先秦时称“蒲”,秦始皇更其名为“蒲坂”,公元370年置雍州,后改为泰州、蒲州,清雍正年间置“永济县”,上世纪90年代撤县建市。黄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孕育了永济这颗耀眼的明珠,这里人杰地灵,名贤辈出,除舜帝之外,仅提及出生在这里的几位历史人物如柳宗元、王维等,人们就对该永济刮目相看了。

从永济西行十几公里,便到了坐落在黄河岸边的鹳雀楼。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因时有鹳雀栖息、聚集而得名,至元朝初年毁于战火。当年,诗人王之涣游历蒲州,登临鹳雀楼,写下著名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使得鹳雀楼声名鹊起,名扬天下。王之涣也因这首诗而名垂千古。诗人仅以20个字,便描绘出北国河山的磅礴气势和壮丽景象,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无限进取。如今的鹳雀楼是上世纪90年代开工重建,于2002年开始接待游客。

从高大的仿唐建筑进入园内,雨丝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人在画中游”成了“人在雨中游”。好在温度适中,雨中漫步亦是可遇不可求的。眼前一座拱桥,分隔开两片水系。沿着甬道穿过网格状的绿化

带,矗立在眼前的便是壮观的鹳雀楼了。鹳雀楼坐南朝北,高约70米,外观为四檐三层,内分六层,楼体壮观,结构奇特,雕梁画栋,气势雄伟,须仰视才得以见全貌。沿高高的台阶拾级而上,正门上横匾题有“文萃李唐”,顶层上悬挂匾匾“鹳雀楼”,左右联云:凌空白日三千丈,拔地黄河第一楼。楼内以浮雕、壁画、雕塑及声光电等现代手段还原历史。在六楼北门,我看到一副楹联,是当年辽宁唯一入选作品,联曰:一楼隆地表,看水接云山,铁牛已自犁沧海;千古擅名区,任风熏盐海,白日依然俱远山。对联黄底黑字,清秀小篆。作品引经据典,借景融情,气势恢宏,意境深远,读来朗朗上口,令人荡气回肠。鹳雀楼上竟有辽宁同乡留有墨迹,且可流传千古,自豪感不觉顿生。

距离对联不远处的西北角,伫立着王之涣的铜像。诗人左手持卷,右手挥毫,神态自若,挥斥方遒,再现了当年在此敞胸襟,极目远眺,写就千古绝唱的场景。

诗因楼而生,楼借诗而名。诗之魂,楼之魄,使得这文化名楼与中华文化契合得天衣无缝,无与伦比。名楼得以闻名于世、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诗赋以及映射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功不可没。范仲淹之《岳阳楼记》,崔颢之《黄鹤楼》,王勃之《滕王阁序》,王之涣之《登鹳雀楼》,无不与此楼珠联璧合,无不是中华文化巨匠与历史著名建筑的完美演绎。诗与楼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无疑是浩瀚的中华文化史中最为灿烂的一页。

锄禾的父亲

(组诗)

吉尚泉

锄禾的父亲

不能停下脚步,不能停下手中的锄头
锄禾的父亲
有最初的憧憬,有我错过的季节
和远方的回眸

沿着山谷,是夏天深处阳光的纯净
是蓬勃生命彼此追赶、大浪淘沙的过程
一阵风吹过,丁香花开得更热烈
仿佛突然的掌声,仿佛远方的汽笛
突然地轰鸣

锄禾的父亲有矫健的步伐
有不言言说的雄心。
当午后的阳光照耀
他弯下的脊梁
更接近大地,并亲吻这些多情的草木

他的汗水有男人的味道,锄禾的父亲
还要洒下更多的汗水
在这无边的田野之上
是庄稼的世界,也是父亲
最后的舞台

花开花谢

有花开,就有花谢
有相聚,就有分离
五月:我和一场繁华擦肩而过
和故乡擦肩而过

时间催促着众生赶路。流水省略更多的语言。锄禾的父亲
请你停下来,五月我依然是那个祝福者,沿着京广线北上
沿着花开的黎明,北上

花开,是一场繁华
花谢,是一种风景
而在花开花谢之间,我是在远方聆听你
咽下去的呼唤,和脚步
走过大地的回声

父亲已经站成夕阳的一角

他还要继续奔波,在乡村的大地上播种
把更多的时光和汗水,埋进土里
他还要在都市的广场上张望
聆听花开的声音
和广场擦肩而过
和一队北上的雁阵擦肩而过

每一次举起酒杯
他都要赞美那些短暂的事物
他要在一杯酒里
寻找自己的前世今生
看看落叶最后的舞蹈
看看那些向他挥手的人
掩藏的微笑

只是父亲已经站成夕阳的一角
他古铜色的脸上
有火焰在燃烧
我看见他在慢慢转身,正把我寻找

是否有彼此搀扶的人,在宁静的傍晚
走过跳动的灯火

车过辽西

夏季风,唤来远方的客人
流连的脚步,在霞光里
推陈出新

还有牧羊的阿妈,还有
淳朴的乡亲
在炊烟深处
转身,向远方挥手
更远的旅途都在脚下
辽西的羊群,像一场盛大的花事
打开一个时代
带露的版图

沿着大凌河,工业的涛声
由远及近,攀升的脚手架
像一道风景,汽笛声
起伏,甚至一排特色的小吃
甚至一串晶莹的葡萄
都可以入梦

车过辽西,携手而过的人
诠释美好生活的真谛,也留下
无言的赞美

六月,流水高过所有的仰望

锄禾的人,正走过黎明
我的梦里
还有六月的余音
擦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辽西的村庄
打开葱郁的章节
用一片稻浪抚琴

尘封的只是往事。在六月
我听见汽笛声起伏
翠鸟的鸣唱
像流水,在记忆深处迂回

六月,流水高过所有的仰望
怀念故乡的人
口中念念有词的人
在阳光下低头
咽下心中的赞美